

13 周二,晚上八点二十分(上)

5 成全

新书试读



◆书名:《输赢2》
◆作者:付遥
◆出版社:中国商业出版社

“我一边做秘书,一边做销售。”骆伽适时妥协。当双方僵持的时候,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方案十分关键。“行不通,公司没有先例。”方宏伟糊里糊涂地反对。“好,为期半年。如果没有业绩,你便老老实实做秘书。”骆伽一口答应:“好。”

“欢迎加入,今晚部门晚宴,你要参加。”雷励行张开双臂,笑着轻轻拥抱骆伽。

为迎接雷励行上任,九位销售总监和西北区的几十名销售都到达北京,白天参加销售会议,晚上必须喝得尽兴。雷励行既是主人又是老板,首先举起酒杯:“今天是新年新季度的第一周,祝大家在新的一个年里,心想事成。”

雷励行刚喝完,酒杯又被注满,各路人马川流不息上来,他仗着酒量,来者不拒:“国外是好山好水好无聊,老婆孩子热炕头,国内是火树银花人不眠。来,我敬大家一杯。”他话音刚落,方宏伟站起来连干三杯,才开口劝酒:“我们这几年的日子不好过,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做人。您来了,我们就有主心骨了,带着我们出口气,我来敬您一杯。”

啤酒滑下雷励行的喉管,酒意上涌。雷励行长途飞回北京,难以抵受猛烈的酒精,脸色火辣辣地泛红。骆伽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楚,发出短信:“他们要灌你,小心。”雷励行打开手机扫了一眼,投来一个含着笑意的目光。

骆伽发现了蹊跷,他们先灌自

提要:

为迎接新老板上任,公司特意举办了一个部门宴会众人举杯痛饮。这种场合少不了拼酒,粗犷强悍的华南区销售总监,仰脖喝干啤酒,空酒杯向前一伸:“老板,我敬您一杯,欢迎回国。”

己,再请雷励行喝,十分豪爽。她带着疑惑进入餐厅。酒至半酣,众人频频举杯,气氛热烈。他们酒量出奇地好,挤在雷励行周围。方宏伟从人群中退回饭桌,端着茶壶倒酒酒杯——茶水?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,雷励行是不是在考察他们?如果揭穿他们,会不会扰乱了他的计划?骆伽静悄悄地退出餐厅,坐回玻璃窗外,取出记事本,刷刷点点开始记录。

雷励行架不住人多,酒力上行,脸色从红变成苍白。骆伽顾不上其他,走进餐厅,举起一杯啤酒挤进人群,直奔主桌,众人目光汇集过来。她当机立断,装成醉酒,拉住雷励行胳膊,瞪着圆圆的眼睛,点点酒杯,在他耳边提醒:“老板,酒有问题。”方宏伟放大嗓门,为众人介绍:“这位是骆伽,老板的新秘书。”

“骆伽,来,跟大家干一杯。”雷励行悄悄退到一边,悠哉地看着形势发展,让骆伽成了焦点。众人安静,骆伽有意撞翻杯中酒,然后夺过来面前的酒杯,一饮而尽,睁大眼睛:“咦?怎么不是啤酒的味道?”以茶代酒被骆伽发现,火热气氛被这句话浇灭,众人神情尴尬。啤酒颜色金黄,他们手中的“啤酒”泛出土黄色,也没有啤酒特有的泡沫。啤酒是假的!笑容是假的!虚情假意!骆伽向雷励行扁扁嘴角,遗憾地摇头。方宏伟出来打哈哈:“啤酒怎么了?大家尝尝。”

方宏伟替他们打掩护,喝了茶水便没有对证,骆伽阅读着慌张的表情,大多数人都脱不了干系。雷励行突然大笑,喝干杯中酒:“来,大家都喝多了,先自扫门前雪,干了。”

众人如释重负,仰头喝干茶水,服务员斟上啤酒,再也分不出来。雷励行一饮而尽,把酒杯重重砸在桌面,砰的一声,响彻包间。以茶代酒的把戏被戳穿,众人吃喝无趣,开始有人尿遁离开,没有多长时间,都鸟兽散去。

骆伽走到雷励行身边,敬他一杯:“老板,欢迎回到中国。”

下期预告▶

14 周二,晚上八点二十分(下)

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



◎日识一字

发音:niè

谐音:聂

释意:1.箭靶子。2.古代测日影的标杆。3.标准。

用法:(名)1.引申为目标;准则。所发无臬。——张衡《东京赋》

2.终极。其深不测,其广无臬。——汉·王粲《游海赋》

常用词组:臬极(准则;标准) 圭臬(准则;法度)

提要:

几天后,李露把陆宽从办公室叫了出来,告诉他,自己已经离婚了。随后紧跟着就说:“你是不是不打算要我了?”陆宽因窘一笑:“你瞧你说的,家庭的事不是复杂吗……”李露冷冷一笑:“你也不用躲,敢做就要敢当。今天我前夫来了,你们一起谈谈吧。”

就算是孟西娟对陆宽再恨之人骨,也只好给他找药倒水,并暂时停止了对他的追讨。教导主任老潘来到语文教研室宣布,目前的教研室管理工作暂由董曼老师代理,陆宽跟另一位高二的徐老师交换课程,他办公的位置也跟徐老师进行了交换。

陆宽像是蜕了一层皮,感觉不知是轻松还是寒冷。在随后几天里,他越想越冤。十年来兢兢业业当牛做马来到这个台阶上,老子容易吗?为个女人就全都付之东流了!

这天,陆宽无奈的硬着头皮走到孙健面前。孙健道:“十五年前,我跟李露结婚的时候,我曾发自真心的希望,能给她带来幸福。但现在看来,我能带给她的,还不能使她感到最幸福,而你能。所以,我们经过商量,都已经同意离婚。我还是要为了她的幸福,做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,那就是,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结婚。”

陆宽道:“我想,你好像还没有权力来命令我吧?”孙健道:“我不是命令你,我只是希望你能男人一点,自己做过的事,就要负起责任。”



◆书名:《中年残暴》
◆作者:老象
◆出版社:云南人民出版社

“可是,我的家庭,本来可以不必拆散哪。”陆宽着急道,“我妻子最近几天已经谅解我了。拆散两个家庭,总比拆散一个的损失更大吧?”孙健马上掏出手机,拨通后说道:“孟大夫,请你上来吧。”陆宽目瞪口呆。片刻间,楼梯口走上一人,正是孟西娟。

“陆宽,我已经想过了,”只听孟西娟不出所料的说道,“我们还是离婚吧。”就这样,两家都离了婚。

在各自的协议中,孩子都归两家的“第二者”,也就是,孙健带女儿小泳,孟西娟带儿子明明。至于财产分割上,四方都挺高姿态,没出现争执不下的场面。尤其在最敏感的住房问题上,两家的方案完全一样:现住房归带孩子的一方,同时离开者从家庭积蓄中带走五万块钱。当时西山的房价还便宜的很,十万块差不多就够买个挺不错的户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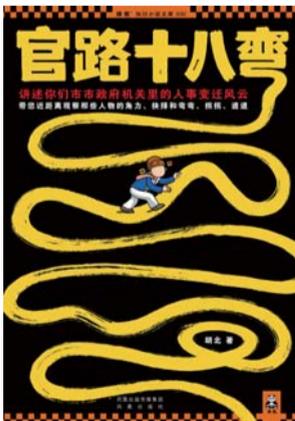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月后,陆宽与李露结了婚。旁观者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离婚后,孙健的生活有了些变化,但不算大。以前基本是李露管孩子,现在麻烦事就全归了孙健。但孙健在外面的杂事仍很多,有时就不能及时回家做饭,甚至还常在外地过夜。这种时候,他干脆让孩子吃住在了奶奶那里,等周末再让孩子回来。

这样,孙健的生活内容等于得到了高度简化,又近乎回到了单身汉年代。李露一开始还时常回来一趟,以看孩子的名义。但小泳始终不搭理她,听她说什么都毫无反应,说多了就嘶声尖叫一嗓子,叫她出去。李露无奈,后来就只好光是买些东西送回来。但孙健告诉她说:“小泳不会要的,一旦知道是你拿回来的,她就会丢到垃圾箱里。”李露无奈道:“你就不能不说是我买的。”孙健说:“那你做这些还有意义吗?”

孙健生活中的另一项内容,是跟老六喝酒,而且喝得越来越频。他们曾同在一个连队当过兵,老三老六的称呼就是那时候叫起来的。后来孙健考上了军校,老六则复员回了老家,生活便分了岔,但最终还是再在西山重新聚到了一起。老六一直没结婚。当初是因为穷,没人乐意嫁;后来虽然有了点钱,但常年瞎混,没个正当职业,便一直耽搁下来。近几年跟着孙健跑些活,手头宽裕了些,才固定在了眼下这个歌厅出身的小维身上。

下期预告▶

6 做个隐形人



◆书名:《官路十八弯》
◆作者:胡北
◆出版社:凤凰出版社

当黑色电子钟显示时间为九点半时,包云河才满面春风地出现在大会议室门口。一直在往外张望的李东达立即站起身来,伸出手噼里啪啦鼓起了掌。他的掌声顿时引爆了整个会场,屋子里就热热闹闹地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。

包云河朝大家拱了拱手,健步迈上主席台。李东达急忙把台上正中间的那把椅子往外拖了拖,笑眯眯地请包云河落座。包云河坐下后,不苟言笑地往台下扫视了一遍,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,

3 上任第一天,遭新局长批评

提要:

田晓堂高高地坐在台上,所享受到的尊贵感、满足感,还真是妙不可言啊。他又往会议室后面看,一眼就看见了后墙上那个硕大的黑色电子钟。

好像近百号人都屏住了呼吸似的。包云河这才侧过头,不紧不慢地对李东达说:“怎么样?”李东达说:“人都到齐了,可以开会了。”包云河点点头。

李东达作为会议主持人,就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白,然后说:“下面请包局长作重要讲话。”又是一阵掌声过后,包云河清了清嗓子,开口就说:“今天开个短会,我在这里只讲两点想法……”

包云河口若悬河,田晓堂脑子里却开起了小差。落选局长的李东达,今天的表现和状态太让人感到意外了。要是换了别人,说不定就找个借口不来参加这个会

了。可李东达不仅来参加了,而且还面带笑容,带头鼓掌欢迎包云河的到来,殷勤地给包云河挪椅子,好像他很拥护包云河同志做局长似的。

田晓堂定了定神,继续听包云河讲话。他也不知道包云河在讲第几点,只听见包云河说:“同志们哪,近几个月来,因种种原因,我局的声誉、形象深受影响,大打折扣,社会上议论纷纷,谣言四起,搞得我们相当被动啊。”包云河俨然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,又加大嗓门说,“当务之急,是重塑我局的形象。一个单位形象的好坏,首先在于领导。主要领导不带好头,不作表率,形象建设就落不到实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,下梁不正就倒下来啊,同志们……”田晓堂渐渐听出味来了,包云河这是在含沙射影地指责郝局长,怪他把局里搞乱了。

田晓堂正想到这里,突然听见“咣当”一声巨响,这响声惊天

动地,震耳欲聋,把包云河的讲话生生打断了。田晓堂忙睁大眼,看见整个会场上的人都在掉头往后面看,王贤荣等几个人已朝后墙边跑去了。有人在悄悄说:“钟掉了!那个大黑钟掉下来了!”话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。

田晓堂不由吃了一惊,钟怎么会掉呢?他感到坐不住了。眼下他的局办主任还没免,机关内务管理是局办的分内工作,出了这个事他也有责任。他便下了主席台,快步来到后墙下,只见那个硕大的黑色电子钟已摔得扭曲变形,痛苦地瘫在墙边,玻璃则碎了一地,王贤荣正在手忙脚乱地清扫。

田晓堂回到主席台,轻声告诉包云河:“钟已经砸坏了。”这话显然有点多余,但田晓堂总得说点什么吧。包云河没有搭理他,脸色阴沉得有些可怕。接下来,包云河又摆开作报告的架势,话锋一转,说道:“连个钟都挂不牢,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我们作风不够扎

实,工作不够细致嘛!我正要讲这个问题,重塑我局的形象,关键就在于改进作风,强化管理。”包云河越说越严厉:“我今天不得不对王贤荣同志点名批评。不要以为一个旧钟不值几个钱,摔坏了无所谓,这个账不能简单地这么算……”

田晓堂听不下去了,觉得包云河批评王贤荣的话说得太重了。钟掉下来王贤荣不能说没责任,但这钟挂了四五年一直都稳稳当当,谁能预料会出今天这事,又该如何提前防范呢!再说,王贤荣上面还有他田晓堂,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他呀。田晓堂就插话说:“这事首先应怪我,我在这方面向大家检讨过。”

包云河侧过头来,不满地瞪了他一眼,说:“你不要护短……”

下期预告▶

4 上访专业户软硬不吃